

端午货

○ 王丰

人的一世里,在到了某个时节,或偶遇一件事令你生情、令你回忆的那件事与物,真的是不太多。比如说我们穿的衣裳,一年又一年,春、夏、秋、冬厚换薄,又薄调厚的,以至于今天衣柜里那肿肿胀胀堆着挂着的,其中有几件让我们记忆不灭?有哪一件叫我们刻骨铭心?没有,没有。可家乡的“端午货”,却在年年岁岁里沉淀为心尖上的一粒朱砂。

端午节,时在农历五月初五。家乡的端午,蒸包子,做米糰,烘豆腐;门上插艾草,屋角撒石灰。至于端午喝雄黄酒,在家乡没见过。

我很厌烦喝雄黄酒。《白蛇传》里那位美丽淑慧的白娘子,因在端午这天喝了雄黄酒现出了原形,吓

煞了丈夫许仙,许仙听法海蛊惑离开了白淑贞。再次相遇,白淑贞幽幽怨怨地向许仙诉起衷肠:“素贞我本不是凡间女,妻原是峨眉山一蛇仙。都只为思凡把山下,与青儿来到了西湖边。红楼匹配春无限,我助你镇江卖药学前贤。端阳酒后你命悬一线,我为你仙山盗草受尽了颠连。谁知你病好把良心变,你不该随法海上了金山。妻盼你回家你不见,哪一夜不等你到五更天?可怜我枕上泪珠儿都湿遍,可怜我鸳鸯梦醒只把愁来添……”这都是雄黄酒害的。

家乡人过节令并不是简单直白地做一些美味吃食来打打牙祭,而是在节令里渗透进思想,而这种渗透进的思想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晶。

中华民族有传统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孝排在第一,百善孝为先,在家能孝,在外才能忠。出嫁女儿已经另有家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忙里忙外,和生身父母难聚。在家乡,清明节这一天,出嫁女儿把包子、米粉糰、烘豆腐塞满两“亲眷笏”挑给父母,这是一种挑,家乡叫“拿清明馐”。外公外婆在世时,每年的清明馐都是我挑,母亲大人说:“没有外公,外外(外婆)也就没有你啊。”想想也是,没有外公外婆哪来母亲大人,没有母亲大人又哪里有我呢?况且,一担清明馐挑到外婆外公家,吃上一天或两天,外婆再回笏,沉甸甸的两“亲眷笏”里,白、糯、香、甜的蒸糕挑回家来,能吃上好几餐。

外婆做的蒸糕真好吃。

端午节到了,这一天,外婆外公要给我外孙外孙女拿“端午货”。“端午货”是些什么货?“端午货”是给外孙外孙女做的一套夏天衣裳。“端午货”亦用“亲眷笏”挑,外公亲自挑。“亲眷笏”里包子、米粉糰、蒸糕、烘豆腐上面,隆重地叠放着外孙外孙女崭新的衣和裤,几片万年青叶子压在上面,青翠欲滴,非常青,非常翠,非常非常青翠……

我每年的“端午货”是一套蓝士林布做的短袖衣服、短脚裤。一个夏天,水里泥里地滚爬,短衣短裤裤这里开花那里现洞的,补一补,接着穿。

快上初中的那一年,外公外婆给我的“端午货”做小了,衣服紧包肚皮,短裤紧勒屁股,我长高啦。

外公一脸的笑:“长起来了,长起来了!另外给你做一套。”长起来就是长高了起来,外公给我做的衣服裤子不合身啦。

外公伸出右手拇指和中指,贴着我的身体一叉一叉地丈量起来,那拇指与中指行走如春蚕,一弓身,一挺身努力前行。

从外公一脸的笑容里我读出了他内心的欣慰,每一位长辈,要的是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要的是家族的繁衍,要的是生生不息。

三天后,我穿上了一套咔叽布短衣短裤。咔叽布比士林布贵,咔叽布比士林布厚,咔叽布耐穿。短衣短裤穿了一个夏天,没有开花,没有破洞。

端午节又到了,深深怀念长眠在黄土里的外公外婆。

初夏

○ 程倩

初夏的早晨。天还未大亮,天地间的生机和热闹都是从鸟雀的叫嚷声中开始的。初夏的风,有些轻缓,有些飘逸。打开窗户,风从半开的窗外吹进来,带着樟树清芬的气味,挠得窗帘边角轻轻晃动,好似有精灵用手指碰了碰我的衣角。

早餐、浇花、打扫、读书。

站在窗边往楼下去,我的小花圃里,朱顶红开出的花朵已经开始蔫了,低垂着头,似在感慨逝去的流年。芦荟长出的黄色花剑直冲云霄,很是威武。鹿角海棠长出了新的叶片,三角楔形,对生,边缘的小尖尖吸饱了水,肉乎乎的,甚是惹人喜爱。

蔷薇和月季,各种各样的花草,撑起了初夏的浪漫。

我随手剪下几枝花枝,插在花瓶里,又分了几枝给邻居小姐姐,调侃说:“人比花娇哦!”小姐姐脸露喜色,快乐地接了过去,忙说谢谢,我俩都心领神会地笑了。

出门的路口,遇见一位采了紫色马鞭草的女子。只见那女子戴着一顶宽沿的草帽,穿着一件棉麻的小格子衬衣,骑着单车,由远而近。那被微风吹起的衬衣,在晨光熹微里,显得格外靓丽美好。那紫色的马鞭草,如云雾一般,散发出静谧的魅力。

而初熟的瓜果,则是初夏的另一种美好。

初夏的羊角蜜甚是好味。汪曾祺老先生在书中这样形容过它:牛角酥,壮似牛角,瓜皮淡绿色;刨去皮,则瓜肉浓绿,籽赤红,味浓而肉脆,谓之“羊角蜜”。我家姑娘爱吃羊角蜜,可惜我切了无数个羊角蜜,也没有看见籽是赤红的羊角蜜,莫不是如今的品种和早些年的一样吧,我不得而知。

初夏的傍晚,天黑得迟了。沿着湖边一直走,远处的晚霞,是橘红与粉紫揉在天际,极温柔的颜色,配上水天一色的湖水,美得无法形容。恍惚间像是回到了老家的弄堂里,看奶奶晒的笋干在竹竿上晃动,看爷爷在桌前咪一口小酒,看孩童时的我在和小伙伴追逐嬉戏,同样的晚霞映照在连片的古韵老宅,黛瓦白墙,木构雕窗,古朴烟火,满是沉淀下来的岁月痕迹,时隔多年仍是念念不忘,魂萦梦牵。

突然发现,那些温柔甜蜜的过往好像多半都发生在初夏。

比如多年前初夏的一个下午,逛街的时候忽然遇到下雨,我慌忙躲进一家咖啡馆,那家咖啡馆的名字叫壹杯,进去喝了一杯,听着自己最喜欢的民谣。

初夏,想起了很久没联系的朋友,想再去一趟乌镇,在一家叫“当年”的照相馆,写张明信片寄走。

初夏,和两小无猜的小伙伴,约在了魔都的西岸艺术中心,看时尚变换,聊过往人生。

初夏,和一群朋友,在空旷的草地拉起了天幕野炊,赤脚站在草地里,感受自然,自由而肆意。

初夏,路过一所学校,听见读书声:“……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

以前的我总是会在夏天的傍晚骑着单车,一个人去寻找生活里的小确幸——夏天的颜色,夏天的雨,夏天带有雾气的树林,甚至在楼下的公园里吹风。

那些不期而遇的遇见和邂逅,总带给我小小的喜悦,好想把这些琐碎的心情都写在信里,寄给另一个平日常空的自己。

在风中凝神,忽而今夏。



张渊凯 摄

端午诗三首

○ 达达

人间又逢端午节

日照偏西,新月将至
人间又逢端午节
古老的土地重新飘荡起
雄黄、艾草和粽香的气味

那时日落
一只玉兔现于苍穹
一部分人在过端午节
一部分人在过不咸不淡的日子

过端午节的,心中似有一团雾缭绕
说不出的东西永远说不出
过日子的,皮肤上如水淌过
光阴里没有什么值得结绳记事

这两类人是否相逢于某个时间点
当时辰已到,屈原从汨罗江走到前台
拾起他的诗篇,但翻不到端午这一页,而我们
在门上插艾草,吃粽子,“共同担负一个幻想的过去”

端午诗

我沿湖滨小路慢走
夜浅但静谧,路上行人稀少
刚刚历经酒席上的喧嚣
内心已渐趋平静
走着走着在一豁口处
蓦然遇见一位穿白衣之人
他提着两桶湖水,一桶大,一桶小
从石阶下腾升
白衣人上来把两桶水放在地上
我看见水桶里映满星辰
那是多么清澈遥远的寂静
尔后两桶水
在白衣人左右手上交错越走越远
一个伟大的节日

从来不缺平凡的细节
端午就要到了
我的眼里
晃动着两桶涟漪荡漾的清水

端午结绳

民间是这样一件伟大事物
它在众多日子里发明了一个新节日
并赋予这个节以禁忌和意义
要把艾草斜插在门环上
让那植物的绿色逼退邪气
要在院落四周撒上石灰与雄黄
隔断毒虫蛇蝎爬行之路
要裹粽子,蒸馒头,煮茶叶蛋,腌咸鸭蛋
喝温热过的黄酒,过世俗生活
但这些习俗和讲究从未被佛经记载
只有民间的口口相传
而赛龙舟这个越来越官方化的节目
不过是这个节的传统项目之一
每条龙舟上站着十几个彪形大汉
台柱子一样支撑着民间岁月
那时我在岸上观摩,
无暇顾及时间
静悄悄从身边溜走
我想要看的屈子,不在龙舟上
也未在船帮处留下刻舟求剑的痕迹
载龙舟的湖水绿茵茵
什么也不说,一不小心龙舟侧翻
众汉子纷纷落水,
但不是屈原投江
只是一出小插曲,在这个江南梅雨季
江河溪流持续暴涨
为此老古体诗人说到一句民谣:
不怕清明鬼,就怕端午水
便抽身从端午现场离去
数千年时光纷纷雨落大地
而我口袋里已掏不出一卷诗歌问天
度过那么多个端午,为什么
直到今日我们仍活得如此迷乱和焦虑?